

貴州習水「昔日紅軍渡 今日習酒香」

踏進青槓坡看「四渡赤水」故事

紅色旅遊感悟系列

「1960年5月，二戰名將、英國元帥蒙哥馬利首次訪華，對遼瀋、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讚不絕口，但毛主席對此不以為然，說『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得意之筆』」，貴州省習水縣黨史研究室主任袁銳說，「現在我們腳下站的地方就是青槓坡，黨史和軍史研究表明，青槓坡戰役實際上就是四渡赤水的『觸發點』或發軔地」。

「昔日紅軍渡，今日習酒香」，袁銳引述青槓坡和四渡赤水戰役親歷者、指揮者張愛萍將軍後來為二郎灘渡口所作的題詞，來描述毛澤東平生「得意之筆」緣何在此「落筆」，以及「落筆」前後堪稱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。 ●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習水土城報



●記者到訪四渡赤水紀念館，巧遇重慶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史綱與思政教工黨支部在此參訪。

在1935年1月27日，剛剛勝利召開遵義會議的中央紅軍兵分幾路，主力陸續到達貴州省習水縣土城鎮，意圖按遵義會議精神，經略黔北，伺機渡江進軍川南。紅軍到了，奉命緊緊尾隨的敵川軍郭勳祺、潘佐部也到了。敵我兩軍的「咬合點」就在青槓坡。這裏地處土城東北部，距街上約3公里，是由習水縣城東鎮途徑土城、西進入川的必經之地。更妙的是，這裏還是一個「葫蘆」形的山間凹地，先到的紅軍可以在「葫蘆」周邊的高處布局設伏，尾隨而來的郭勳祺部，似乎就是「囊中之鰲」？

28日晨5時，戰鬥打響。剛剛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常委的毛澤東等黨和紅軍高層，親自到戰鬥一線青槓坡附近的大埂上指揮。戰況的推進，很快和當初的預想有別。戰鬥很快進入後來被指揮者、親歷者、參與者描述的拉鋸戰、膠着戰和消耗戰狀態。至當天下午四五點鐘，敵我雙方的傷亡都是三千多，看似打成了平手，但實際上形勢對紅軍非常不利。根本的原因在於我軍所獲情報有誤，原以為追敵只有4個團，但實際上是8個團，至我軍最

終決定撤出戰鬥時止，在眼前這個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蘆形凹地中，敵人投入的總兵力已達12,000人，而且似乎還在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圍堵而來。兵力懸殊導致形勢已發生根本的逆轉，原定全殲追敵郭勳祺部的設想落空，迅速突出重圍才是當務之急。

袁銳說，研究一致表明，四渡赤水並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好的軍事行動，而是面對險峻形勢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和紅軍果斷作出的重大戰略戰術決策。袁銳介紹，毛主席一方面電令距此不遠、當時行進在赤水市猿猴鎮（今元厚）的林彪，率兵回援土城，一方面請周恩來安排架橋事宜。林彪的回援讓紅軍主力穩住了陣腳，周恩來則在土城附近的潭溪口和蔡家沱兩個渡河點，指揮紅軍官兵和群眾連夜架設浮橋。29日凌晨，從青槓坡戰場果斷撤出的紅軍主力，在習水縣土城和赤水市元厚鎮渡口，分幾路縱隊渡河西進川南，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所稱「平生得意之筆」的四渡赤水中的「一渡赤水」。按照袁銳的研究，腳下的青槓坡之戰，則是四渡赤水的「觸發點」或「發軔地」。



●習水縣太平渡，圖中老鷹石也是控纜繩搭浮橋的所在。



●紅軍一渡赤水的習水縣土城潭溪口渡口。



●記者到訪青槓坡戰鬥遺址，抓拍到中石化遵義新浦新能源公司在此組織上黨課情景。



掃碼看影片



●貴州省習水縣黨史研究室主任袁銳說，青槓坡戰役實際上就是四渡赤水的「觸發點」或發軔地。



●紅軍二渡赤水的習水縣二郎灘渡口，張愛萍將軍為此題詞「昔日紅軍渡，今日習酒香」。

青槓坡遺址遊客絡繹不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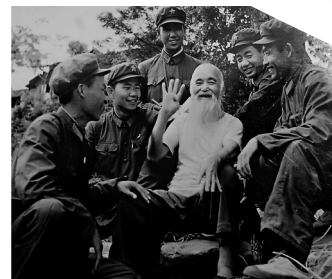
青槓坡戰役和四渡赤水的親歷者、指揮者之一張愛萍將軍，為紅軍二渡赤水的習水縣二郎灘渡口題詞「昔日紅軍渡，今日習酒香」，如椽巨筆，如今巨變盡收眼底。赤水河是美酒河，赤水河的美酒曾為紅軍療傷，因此赤水河又是英雄河。在赤水河流域，在四渡赤水的任何一個渡口，這樣的故事可謂數不勝數。而今天，當年為紅軍療傷的美酒，又在為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，注入強勁動力。

記者獲悉，過去一年，習水縣新增白酒產能3萬千升，當地白酒龍頭企業習酒公司，銷售收入突破百億元人民幣大關，並榮獲貴州省第三屆「省長質量獎」。「十四五」時期，習水縣還將堅定不移實施「酒旅並舉、富民強縣」戰略，緊緊抓住茅台集團「雙輪驅動」打造習水增長極的戰略機遇，依託「中國醬香·赤水河谷」區域品牌效應，推動習酒、茅台201廠、安酒、小柳塗仙、步長集團等產能分別達10萬千升、5萬千升、2萬千升、1萬千升、5000千升，致力打造300億級園區，進一步提高白酒產業首位度，全力推動白酒高質量發展。

2006年12月，青槓坡戰鬥遺址被列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。2015年8月，青槓坡戰鬥遺址被列入中央國家機關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。記者眼前的青槓坡戰鬥遺址，主要由青槓坡戰鬥遺址保護區域、青槓坡戰役烈士紀念碑、烈士墓、緬懷廣場、鐵血忠



●土城鎮上設有全國唯一的中國女紅軍紀念館。



●土城潭溪口渡口岸邊，紅培之都長廊，如今已成網紅打卡地。

●老紅軍何木林向到訪的解放軍官兵講述紅軍故事。

魂浮雕等構成，佔地面積約2平方公里。記者到訪當天，一波又一波的參訪者絡繹不絕。頭一天是高達38.5的氣溫，此刻竟然是涼風習習，像是歷史和現實，正在作一次友好的交流。

博物館小鎮力構紅培之都

青槓坡戰役的一位傷者——老紅軍何木林，他的孫女何莉，現在是位於土城鎮的四渡赤水紀念館的宣講員。接過爺爺的班，講述紅軍的故事，就是何莉的工作內容之一。

何木林爺爺的故事是被稱為博物館小鎮的土城，力構紅培之都，廣續紅色文化的一個縮影。袁銳說，作為一個縣，土城所屬習水縣，在中國革命和黨的百年大業中，至少有4個「之最」。一是在一個縣，紅軍活動範圍最大。包括土城在內，習水26個鄉鎮，23個留下了紅軍的足跡；二是時間最長，從1月21日進入習水縣境，到最後離開共62天；三是影響最大，毛主席關於「得意之筆」的定論，足以說明其影響巨大。袁銳還提供了一個細節，說明「長征」一詞，也是在紅軍四渡赤水中的



●土城老街上有一全國保存最為完好的女紅軍街。



二渡之後，在進軍習水縣良村途中的吼灘時，發布的一份文告中最早出現的。

惟其如此。近年來土城鎮依託紅色資源，陸續將土城鎮打成了遠近聞名的博物館小鎮，建成了四渡赤水博物館群。時至今日，已建成開放的有四渡赤水紀念館、女紅軍紀念館、紅軍醫院紀念館、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陳列館、毛澤東與四渡赤水陳列室、朱德與四渡赤水陳列室、耿飜長征陳列室以及貴州航運博物館、赤水河鹽運文化陳列館、千年古鎮土城博物館等場館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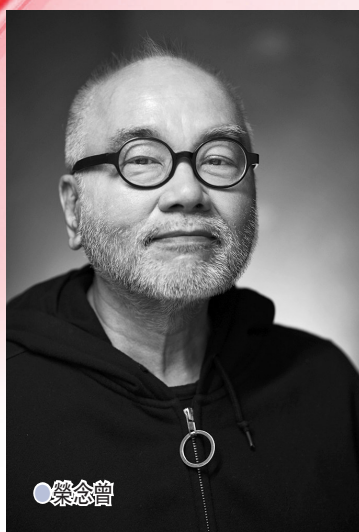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述革命遺址遺蹟紀念館體系為載體，土城先後興辦了四渡赤水培訓學院、習水紅色文化教育中心（縣黨校）、新長征教育中心（四渡赤水紀念館）、習水紅色文化研究中心和土城紅色文化教育基地，共5家紅色文化培訓機構。記者了解到，儘管去年受疫情影響，但當年前來土城接受「紅培」者，仍然達438班次27,611人次。記者在今年習水縣的政府工作報告中，還發現今年「紅培」的人次，被鎖定在8萬這個數字上。一個風生水起的紅培之都，已是漸行漸近。



●土城老街有曾經的毛主席住所，現在是毛澤東四渡赤水陳列館。

跨界 碰撞 解構 重建

榮念曾：文化交流二三事



●榮念曾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尉璋）早前上演的《驚夢二三事》中，榮念曾完成了他對傳統戲曲的又一次解構。跨文化、跨界別，碰撞、消融與重構是他作品的底色。然而疫情突襲下，國際藝術家難聚首，所有的規則與邊界也似乎都要重新釐定。戲外的榮念曾，重新思索文化交流的新可能。

《驚夢二三事》是榮念曾「驚夢」旅程的再延續。2018年，他創作《驚夢：凡爾賽宮的舊事》，經由解構崑曲名作，幻想17世紀凡爾賽宮中歐洲的中國熱。

到了2019年，發展出《一路驚夢》與《尋夢》。到了2020年，疫情影響下，演出變陣為《庚子驚夢》並以網上直播的形式上演。今年則再變幻為《驚夢二三事》，終於與觀眾在劇場重逢。

《驚夢》一開始時是不同表演藝術背景的亞洲藝術家們的合作產物。

來自印尼日惹的古典爪哇舞蹈及跨性別表演藝術家Didik Nini Thowok、上海崑劇團著名旦角沈映麗、金邊傳統與當代舞蹈家Nget Rady、東京當代舞蹈/劇場表演藝術家松島誠，與導演榮念曾一起，在作品中交換自己的藝術技藝與想像，面對跨越文化、界限的挑戰。來到疫情肆虐的2020年，國際班底難以聚首，演出變陣為本地藝術家的交流合作。

「去年做的時候，先開始沈映麗來不了了，後來印尼藝術家也來不了，唯有不停地調整劇本。也讓我重新思考，似乎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和香港藝術家來合作，內部交流與國際交流一樣重要。」改變由內容及形式入手，國際交流是各人帶來不同的文化背景與迥異的技

藝傳承，來到本地藝術家身上，大家背景相似，交流更多地轉化為每個不同個人間的交流，這一點，讓榮念曾覺得有趣。

藝術與科技 夢與醒

榮念曾說，2018年的《驚夢》，其實也是在講「醒」是什麼，「沒有醒的時候在發什麼夢，又是什麼讓你醒了呢？」法國宮廷中的一場中國夢，是東西文化的對照。而來到《驚夢二三事》，這個「醒」字則更多地指向真假虛實的想像與判斷。

演出藉由《牡丹亭》中的「拾畫」與「叫畫」兩折，脫出「畫框」，探討科技與藝術的關係。在當下的時代，這「畫」也許便轉化為各種電子化、虛擬化的圖片或影像，身處其中的我們又看見了什麼、理解了什麼、相信了什麼、領悟了什麼？

「今年聚焦的是科技和藝術之間的關係，其實很多科技是電視台逐漸去用的那種，我對這個不是很感興趣。」榮念曾說，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，我們總是要去討論真和假、虛和

實。在作品中我是很用科技的，但我用的方法是用極簡的方式去用它，用到最後我們真的可以和科技聊天，而不是做包裝。」

與其用科技打造令人目眩神迷的舞台效果，《驚夢二三事》是用極致的抽象與凝練實驗科技與劇場間的對話。劇場也如夢中夢——在紛繁雜亂的公共影像中，在難辨真假的虛實交錯中，我們在夢什麼？又可以怎樣醒來？

在作品中持續實驗不同文化、表演藝術間的創作碰撞，作品外，榮念曾與進念多年來也一直持續打造國際藝術文化交流平台。除了「一桌兩椅」計劃等創作切磋與作品展演，還有例如啟動於1997年的「四城會議」，持續梳理香港、台北、上海及深圳間的文化數據與文化政策；又有如2017年的「香港·帶路·城市文化交流會議」，邀來將近70位來自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城市的藝術文化工作者、決策者和學者，集中討論四類機構——國際藝術活動及藝術節機構、政府及立法機構、大學及研究組織和基金會、公共媒體及藝術獎項機構——在文化發展和文化政策中的角色。